



每一期繳交一頭豬

作者：屏東分署 許中樂

阿富是一家畜牧場的負責人，因違反環保法規而受罰，又逾繳納期間而不繳，最後被移送行政執行。2009年的八八水災，阿富成了受災戶，迄今仍未回復災前的生活水準。阿富沒有足夠的清償能力，只能分期繳納：「每一期繳交一頭豬。」





阿富是一家畜牧場的負責人，因環保問題而受罰，之後移送至本分署執行。為了進一步瞭解阿富的財產狀況，我們出差往阿富家看看。抵達阿富的戶籍

地，那是在一條狹小的鄉間產業道路上，由小徑的入口開始，所見之景緻讓我狐疑，那裏根本不是「住家」，也不是想像中有規模的「畜牧場」，而是個傳統老舊的「豬圈」，阿富怎麼設籍於豬圈中？在旁雖有寮舍，但也不似舒適的居住環境。豬圈中目視估算畜養著約莫200多頭豬。

經過多方調查，對於阿富的身分背景及財產狀況，有更深入的瞭解。他是八八水災的受災戶，負有貸款債務，雖養有數百頭豬，但因售價幾乎接近畜養成本，所以利潤時有時無，養豬收入僅勉強供生活之必需。

知道阿富有此「困境」，我們自然心生同情及協助的熱情，但也需要阿富配合執行才行。屢次命令阿富到我們辦公室說明，他卻屢次不到。到了第三次通知阿富到場的期日，如同前兩次一

般，枯等了一天仍未見阿富到來，與其坐著乾等、灰心沮喪，不如立即行動，馬上前往阿富家進行現場查訪。

抵達阿富的豬圈，第一次見到阿富本人，他詫異地看著我們，對於我們的到來，顯然有些驚恐。

在我們說明來意及確認人別無誤後，我們就隨阿富進入他的豬圈查看，黝黑的黑毛豬依大小分處於不同的欄舍內，陌生人的到來，使得豬隻逃竄驚叫，我們也被嚇了一跳！豬的腥羶及排泄物惡臭撲鼻而來，實令人作嘔，但也不得不繼續往內走，之後進入了阿富的住家 - 豬圈旁的寮舍，雖是兩房兩廳一衛的格局，但從內部的空間、擺設或家具看來，阿富的經濟狀況並不好。

此時，阿富的老婆 - 阿霞返家，夫妻倆並肩而坐，與我們一群人擠在客廳（雖說是客廳，但僅是一張長凳與數張破舊小籐椅所圍的空間，周遭則散置著農具等雜物）接受詢問。夫妻倆一把



鼻涕一把眼淚地敘述著他們這些年的「慘況」。

阿霞拿出一包由破爛牛皮紙袋裝著的資料。首先印入眼簾的是2009年莫拉克風災時阿富家狀況的照片，水災發生時，阿富家淹水及胸，屋頂露出水面，而樑柱大半部分都泡在水裡，雖相片中不見豬隻蹤影，但豬的下場卻不言可喻，阿富哽咽地說著，他當時冒險拍照的驚險、無奈及狼狽窘況。而災後積水退去的照片更令人不忍卒睹，雖豬圈外觀看似無損，但豬圈欄舍內及外圍的空地上堆滿了漂流物，而漂流物因外觀佈滿泥濘，實難辨識是何物，而阿富居住的寮舍內，傢俱東倒西歪，且也染上了泥濘色。

阿富夫妻也提到了水災當時搶救豬隻未果的無奈、阿霞與外地念書的女兒在電話中訣別、兩夫妻互相扶持逃離淹水區的驚險，以及他們災後重建是如何艱辛，所得補助款是如何地杯水車薪，以致阿富不得已拿地拿房抵押貸款，努力至今仍尚未回復到水災前的生活水準...



雖然之前我們已經建構了阿富的背景，然而那僅止於書面上死板的文字，或是他人的轉述，現親耳聽聞當事人敘述狀況，甚慘於想像的數倍，而阿富一家較之其他災民已經算是略為幸運的，可以推論那些丟掉性命及家園損毀的災民更為悲慘，雖論及至此我仍不敢亦不忍想像。

許久，待大家心情略為平復後，言歸正題 - 罰款要如何繳納？阿霞首先打破沉默說道：「我們會繳交罰款，但要請求分期繳納。」我們見他們如此有誠意解決，立刻請他們準備好清償計畫及款項後，約定好期日到辦公室辦理分期。

到了這天下午，清脆的開門鈴鐺聲響起，阿霞來了！阿霞說道：「我們能否每一期繳交一頭豬？」

我當下聽到心底一陣錯愕，臉上的笑容變得難解生硬，剎那間無言以對，使得現場氣氛瞬時尷尬，而後我支吾其詞地反問：「你的豬是要牽來給我們？還是我們到場去牽？而且這樣很難處理耶！如果不變現，我們不知道如何用你的豬抵繳罰鍰。」

阿霞聽後一陣大笑，知道我們誤會了，趕緊再補充說：「我們現在養的豬會分批長大，每個月會賣掉幾頭，我們會將其中一頭豬的收入拿來繳款，而不是真的牽豬來繳啦！」我們的對話令

在場所有人哄堂大笑，和在移送機關溝通確認後，同意了阿霞的分期清償計畫。

天災的發生不是我們所欲見的，然而它卻發生了，天災歷時短暫，而災後復原卻非一朝一夕可成，2009年莫拉克颱風所造成的八八水災，阿富一家迄今仍未回復到災前的生活水準，遑論其他更糟的地區或災民。每個月看著阿霞繳交的數張鈔票，實際上輕如鴻毛，但在我心中就如同看著阿霞吃力地環抱著一頭豬那樣地沉重，那樣地令人不捨與同情。吾人無法代替阿富清償罰鍰，但在合法的範圍內審情酌理，盡量予以通融及寬限，使他們能夠於法定期限內分期量力繳款，此法雖不能論雪中送炭，但總不致落井下石，且符合分期繳納政策設定的良善本意。

